

對《朝鮮館譯語》語音、語法、詞匯的幾點考證

— 參照《鷄林類事》 —

田輝*

◁ 목 차 ▷

- I. 緒論
 - 1. 《鷄林類事》和《朝鮮館譯語》的成書背景
 - 2. 韓國語的發展歷程
 - II. 本論
 - 1. 《朝鮮館譯語》中的一些漢字音是屬於江淮官話音系的
 - 2. 《朝鮮館譯語》中的語法問題的考證
 - 3. 至今在一些方言中仍然保留的詞匯
 - III. 結論
-

I. 緒論

從古代開始中國與朝鮮半島就多有往來，這種往來包括經濟、貿易、軍事及政治、文化交流的各個方面。隨著往來的深入，對兩國語言文化層次方面產生影響，那也是必然的。特別是在中國古代漢字起源較早，而周邊國家文字發明較晚的情況下，漢字的借用對周邊國家及民族語言的影響都是或多或少的。當然與周邊國家及民族的交流甚至戰爭，對中國語言文字的發展也起到了相當大的影響及推動作用。比如說，在東南亞、韓國和日本等國家的語言中會有很多單詞的發音和古代漢語非常相似，但中原漢語由於受北方外來民族南下的影響，語音却產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在明清期間變化最大。而很多古漢語迹象在中國周邊國家及一些地區的方言中，得到了較好的保留，所以研究古代漢語或者韓語不僅要考慮時代背景和歷史變化，還要結合方言及周邊國家的文字記載。

* 제주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박사과정

本文主要以《訓民正音》出現之前的《朝鮮館譯語》爲目標，對當時譯語的語音系統，語法及詞匯進行研究考證，並對當時影響韓國語系的中國時音進行對比分析來發現問題。

1. 《鷄林類事》和《朝鮮館譯語》的成書背景

本文將從朝鮮時期的《朝鮮館譯語》爲切入點，並參照高麗時期的《鷄林類事》，結合當時中國的方言，語音和時代背景進行考察。

首先從時代背景著手的話，《鷄林類事》是宋朝孫穆出訪高麗時用漢語標記了當時的高麗音，因孫穆出處不詳，無法推斷當時是否受方音影響，但對於《鷄林類事》的成書年代雖無定論，但根據一下資料記載：

《鷄林類事》는 12세기의 책으로 추정됐다¹⁾.

孫穆이 고려 숙종 8년(北宋 徽宗崇寧 2年, AD1103)에 서장관(書狀官)의 신분으로 당시의 서울인 개경(開京, 지금의 開城)을 다녀와서 편찬한 책으로서 ‘고려어 연구의 보고라고 할 만한 문헌이다²⁾.

由此可以推斷《鷄林類事》書成於北宋1103年後的不久，晚於1037年的《集韻》。

隨著語言的不斷發展，進入元朝以後，漢語的入聲已基本消失，被派入其他三聲，而入聲的消失並不是在元朝這一時期一次性完成的。從古音開始已經出現了這種現象。比如‘代’字，高本漢上古擬音是/dʰəŋ/，但在《廣韻》中爲去聲，徒耐切。

對於《朝鮮館譯語》的形成背景，要從進入明朝以後說起，隨著中國與海外諸國的交流越加頻繁，爲促進中國與各國間的交流，當時政府設立了專門負責華夷譯語的四夷館。之後洪武(1308~1398)·永樂(太宗年號,1403~1424)年間又設立了負責與各國溝通的會通(同)館，並有各國的通事。

1) 金閔洙, 〈高麗語의 資料 —《鷄林類事》와 《朝鮮館譯語》〉, 《어문논집》, 민족어문학회, 1967년 10권 0호, 173-191쪽.

2) 강길운, 《《鷄林類事》의 新解讀研究》, 지식과 교양, 2011, 9쪽.

譯語가 《訓民正音》에 앞서 나왔다고 말할 수 있고, 따라서 明 英祖 重祚 時期인 天順年間(1437~1464, 李朝 世祖2~9), 前에 이루어진 것이라고도 假想的이다. 그리고 한편 譯語에 나타나는 音韻이, 《中原音韻》이 만들어진 시기 이후이다.³⁾

《朝鮮館譯語》는 명나라 초기 외교정책의 일환으로 주변국의 어휘들을 중국어로 번역 편찬한 《華夷譯語》에 수록된 朝鮮語 어휘집이다. 하지만 정확한 편찬 시기에 대한 기록은 전하지 않고, 다만, 선행연구들에 따르면, 대체로 주변국가에서 오는 사신들의 언어통역 및 영접을 위해 永樂6년(1408년) 北京에 설치된 會同館에서 편찬된 것으로 판단되며, 그 편찬 시기는 永樂年間(1403년~1424년)에 이루어진 것으로 추정되고 있다.⁴⁾

現存의 譯語가 高麗에 해당되는 때에 編撰된 것이라고는 말할 수 없고, 아무래도 洪武 30年에서 李朝 世宗 末인 明景泰元年까지의 사이에서라고 말함이 通理의인데, 이 두 年代의 中間으로 잡는다면, 그건 明 太宗의 永樂 末年(李朝 世宗6年)이 되거나, 多少 幅을 넓히어서 永樂(1403~1424, 李朝 太宗 3, 世宗6年)으로 보아 別 無理가 아니라고 여겨지는데(.....)⁵⁾

由以上資料可以推測, 《朝鮮館譯語》의 成書는 晚於 1324年 編撰의 《中原音韻》의. 而且是由 1408年 設立의 會同館 編纂而成的, 而不是 四夷館. 編成時期爲 永樂(1403~1424, 李朝 太宗 3, 世宗 6年)年間. 那麼按時間推測《朝鮮館譯語》應該出現在 1408年之後, 1443年出現의 《訓民正音》之前. 從書名中使用了‘朝鮮’二字, 應該可以推斷是 朝鮮時期, 那麼進一步縮小時間範圍, 應該在 1408年到 1424年間 編撰完成的. 這一時代背景, 正是 韓文發明之前, 所以採用了 漢字記載 韓語發音的方式. 這一點與《雞林類事》相似, 但《朝鮮館譯語》中多了一項 漢字的 時音.

當時의 時音, 卽《朝鮮館譯語》時期 漢字의 實際發音, 在 文璇奎의 《朝鮮館譯語研究》一書中指出時音與 漢字의 一些出入, 但本人認爲時音與 漢字의 出入問題是 忽視了當時의 方音影響. 考察時音要從時代入手, 按時代推算, 應屬《洪武正韻》時

3) 文璇奎, 《朝鮮館譯語研究》, 景仁文化社, 1972年, 17~26쪽.

4) 朱星一, 《〈朝鮮館譯語〉에 나타난 近代漢語 韻尾 변화 — 天文門을 중심으로》, 《中國文學研究》제4집, 359쪽.

5) 文璇奎, 《朝鮮館譯語研究》, 景仁文化社, 1972年, 27쪽.

期。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應天府登上帝位。當時的應天府正是現在的南京，之後大概在1400年初皇帝朱棣將帝都由南京遷到了順天府，即現在的北京，《朝鮮館譯語》正是成書於遷都後的幾年。但由於明朝初期定都南京的原因，當時主要以江淮官話⁶⁾爲主導的。

明清兩代，漢語的通行語稱之爲‘官話’。這一通行語就是以江淮方言爲基礎方音，以南京語言爲標準音，以白話小說爲其語法楷模的市民社會語言。朱棣率領淮軍掃北又永樂北遷，致使京津語言成爲江淮官話在北方的一個方言島。現代北京話其實是以宋元北遷中原正音爲基層，以明代北遷江淮官話爲表層，又受到北方阿爾泰語影響的一種方言。在近代漢語發展史上，地接南北，時貫古今的江淮官話占有十分關鍵的地位。⁷⁾

由以上資料可以知道，在遷都北京後的相當一段時間，江淮官話在北京也占據著主導地位，甚至對北京話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江淮官話實際上形成於明朝以前，東晉南北朝時期以後分成了兩個分支，在北方代表官話是以洛陽音爲標準音的中原官話，在南方代表官話是以南京音爲標準音的江淮官話。《朝鮮館譯語》受江淮官話影響的可能性很大，這種影響甚至延續到清朝，以及清朝的白話小說。

2. 韓國語的發展歷程

한국어의 역사는 현재까지의 연구에 의하면 고대국어, 중세국어, 근대국어, 현대국어의 네 단계로 나누는 것이 일반적이다. 중세국어까지는 《훈민정음》으로 된 문헌이 있어서 비교적 소상하게 언어 사실을 파악할 수가 있다. 그러나 더 거슬러 올라가면 고려시대의 언어를 보여주는 것으로는 중국인에 의해서 발견된 구결 자료가 있는 정도이고 더 거슬러 가면 신라 향가가 겨우 14수, 《삼국사기 지리지》(三國史記 地理志)에 실린 삼국의 땅 이름 자료 정도이고 그 외 단어의 편린이 역사 기록에 드문드문 보일 뿐이다.⁸⁾

今天的韓國語可以說是中世韓國語的直接延續，而中世韓國語是在高麗朝成立

6) 以前江淮官話以南京方言爲代表，現在江淮官話以揚州方言爲代表。

7) 李葆嘉，《中國語言文化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492頁。

8) 김주원, 〈한국어사와 삼국의 언어〉, 《한국공학교육학회》11권2호, 1997年, 106-107쪽.

的同時形成的。那時在中部地域確立了中央語言，也就是共用語言和文學語言。在韓國語形成的整個歷史進程中，中世韓國語始終是最重要的焦點。

早期中世韓國語留下的資料並不多。12世紀初，宋朝孫穆所著《雞林類事》是代表中世韓國語形成期的唯一的資料。13世紀中葉完成的《鄉藥救急方》，雖然晚一些，也是這一時期的重要資料。此外，訓民正音創制之後，韓國本民族文字已廣泛使用，它與高麗語的原型有一定距離，但高麗歌謠也具重要的參考價值。最後可以將明朝永樂年間會同館編撰的的朝鮮館譯語劃入這一範圍。

這之前，韓國人借用漢字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文字生活受到了許多限制。世宗大王在《訓民正音》序文中寫道：

國之語音，異乎中國，與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終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爲此惘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習，便於日用矣。

由於這一新的文字體系的創制，韓國語的全面標記才有可能。這是偉大的歷史創舉，也是語言史上的轉折。雖然從17世紀到19世紀的近代韓國語和20世紀開始的現代韓國語在語音、語法、詞匯方面有較大的變化，但是漢字詞和外來語的影響無處不在。

本稿將結合中國韻書和方言，對《雞林類事》和《朝鮮館譯語》中語音、語法、詞匯中出現的幾點問題，以及漢語時音對當時的韓國語所產生的影響進行考察研究。

II. 本論

1. 《朝鮮館譯語》中的一些漢字音是屬於江淮官話音系的

江淮官話作爲中國的七大方言之一，還可以細分爲洪巢片，通泰片和黃孝片，其中洪巢片的適用範圍最廣，使用者也最多。江蘇省和安徽省大部分都是屬於江淮官話中的洪巢片的，南京話也屬於江淮官話的洪巢片。明朝初期朱元璋將國都定於順天府的南京後，江淮地區使用的方言變成了官用語，現稱江淮官話。後來雖遷都

北京，但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仍然將江淮官話作為官用語使用，並對當時的北京地區語言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當然，現代江淮官話由於受到北方音的不斷影響，與明朝時期的江淮官話相比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下為現代江淮官話的一些特征。

江淮官話的主要特征是大部分地區/n-/、/l-/不分，疑母/-ng/、影母/-ŋ/混同，區別其他官話的主要特點即是保留入聲韻，復合元音和鼻音韻尾韻母有顯著單化⁹⁾。

1) 聲母

洪巢片有大部分17個聲母，其中以下的17個聲母最為普遍。即：

b、p、m、f、d、t、l、g、k、h、j、q、x、z、c、s、Φ，因為大部分地區n和l不分，一並讀作/l-/。以下是《朝鮮館譯語》中反映江淮官話音系的一部分聲母：

① ‘今朝’，‘我嫩阿怎’，‘根朶’¹⁰⁾，現在江淮合肥地區的官話中‘朝’的音為/tʂɔ/，但在《朝鮮館譯語》中‘朶’用/to/來標記，‘中國’，‘董谷’，‘中’音為/tʂəŋ/，‘董’音為/təŋ/，對此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當時的江淮官話，本無/tʂ-/，現在的/tʂ-/是由/t-/母演變而來的，另一種可能是韓國語中因無/tʂ-/母，而選用了發音相似的/t-/母，若為第一種可能，那麼正符合了江淮官話中沒有/tʂ-/，/tʂh-/，/ʂ-/音的說法，而《洪武正韻》中‘朝’為之遙切，即/tʂau/¹¹⁾。

② ‘桃’，‘卜賞’，‘朶’，現代江淮官話中‘桃’音為/tʰɔ/，聲母為/tʰ-/，《洪武正韻》中為徒刀切，即/tʰau/；

③ ‘天高’，‘哈嫩那大’，‘忝果’，現代江淮官話中‘高’音為/ko/，‘果’音為/ku/或者/ko/，《洪武正韻》中為姑勞切，即/kau/。

通過《朝鮮館譯語》與江淮官話和《洪武正韻》的對比，可以看出，《朝鮮館譯語》的音系與江淮官話更為接近。其中①，②均用了‘朶’字，由此可以推測當時‘朝’和‘桃’

9) 以下江淮官話的特點參照了李葆嘉《中國語言文化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501，505頁。

10) 《朝鮮館譯語》標記法，其中‘今朝’為漢字音，‘我嫩阿怎’為漢字標記的韓語時音，‘根朶’為當時的漢語時音。

11) 此處及以下的《洪武正韻》音系皆參照的《洪武正韻》音系研究》。

的時音可能均為/t-/，且從以上例文中的韻母來看在當時-/ɔ/與-/o/音差可能不大，所以在《朝鮮館譯語》中混用的情況較多。

2) 韻母

① 大部分地區可以區分/-an/母和/-ang/母；

② /-en/母、 /-eng/母、 /-in/母、 /-ing/母混用，一般不作區分，而且大部分情況讀作/-en/， /-in/¹²⁾。

① 《朝鮮館譯語》中‘月明’，‘得二墨大’，‘臥閱’的時音為‘臥閱’，‘明’在現代江淮官話中音為/mən/或者/min/，所以與‘閱’的發音相同或相似，用‘閱’字表記也是恰當的。

② 《朝鮮館譯語》中‘鶯’，‘埋’，‘引’，在現代江淮官話中‘鶯’和‘引’的音均為/in/。而有的學者認為‘鶯’是‘鷹’的誤寫，但江淮官話中‘鷹’的音也為/in/。

從以上例子中可以發現《朝鮮館譯語》中的時音其實反映的是當時的江淮官話，而江淮官話中/-en/， /-eng/不分， /-in/， /-ing/不分的現象在現在的江淮官話中也依然保留著。

③ ‘熱’，‘得蕎大’，‘耶’，較為例外的是西南官話中‘熱’和‘耶’的音相同，均為/ɕiɛ/。

3) 入聲

江淮官話和普通話相比最大的語音特點就是有入聲，絕大多數地區都只有喉塞音/-ʔ/一個入聲韻尾；在《朝鮮館譯語》中的‘天邊’，‘哈嫩格自’，‘忝扁’，江淮官話中‘格’音為/keʔ/。但文璇奎的《朝鮮館譯語研究》中認為‘格’音為/kə/，是不正確的表記¹³⁾。其實本人認為這正是因為忽視了當時的時音，如果將當時的時音江淮官話考慮在內的話，這種標記法是無可非議的。

文璇奎的《朝鮮館譯語研究》中‘黑雲’，‘格悶故論’，‘哈穩’，‘哈’字有這樣的說明：

12) 劉祥伯,〈江淮官話的分區(稿)〉,《方言》2007年 第4期, 353-362頁。

13) 文璇奎,《朝鮮館譯語研究》,景仁文化社,1972年,84等。

音差는 크나, 이에서는 우리의 hik음을 表示 함에 쓰이었다¹⁴⁾.

但江淮官話中大部分地區‘黑’音爲入聲/haʔ/或非入聲/hɿ/, 這與‘哈’的音極爲相似。不僅如此,《朝鮮館譯語》中‘白雲’,‘害故論’,‘迫穩’,‘白’在江淮官話中音爲/peʔ/或者/peʔ/, 江淮官話中‘迫’音爲/pʰeʔ/, 而實際上在江淮官話中有清音濁化的現象, /p-/和/pʰ-/發生了混用。

4) 部分地區陰陽聲韻合流

即陽聲韻韻尾弱化變爲鼻化韻, 陰聲韻鼻化變成鼻化韻, 這樣陰陽聲韻之間有了交叉關係。

例如: 在泰州方言中的‘梅’和‘棉’、‘冰’和‘邊’;

在鹽城方言中的‘姐’和‘剪’、‘哥’和‘官’。普通話的影響, 部分已合流的陰陽聲韻又有了分離的跡象。

根据上述語音現象, 或許可以解釋《朝鮮館譯語》中‘日’,‘害’,‘忍’的問題, 日在江淮官話中爲/zɿʔ/或/zəʔ/, 雖然無韻尾/-n/, 但江淮官話中‘忍’音爲/zən/。

2. 《朝鮮館譯語》中語法問題的考証

1) 《鷄林類事》和《朝鮮館譯語》中‘天’的譯語的對比

《鷄林類事》中的第一項爲‘天曰漢捺’, 現代韓國語中爲‘하늘’, 很多學者認爲使用了‘漢’字是不恰當的。參考各種古代文獻可知, 古代韓國語中對於‘天’的表記一般爲‘하날’, ‘하늘’等, 如《龍飛禦天歌》中‘하늘’, 其中認爲是‘하늘’的居多。而在當時高麗國因尚無文字, 孫穆只是將所聽之音用漢字代爲記錄而已, 其誤差未必如此之大。

李正根的〈하늘의 어원연구〉中認爲‘하늘’一詞的起源與宗教關係密切¹⁵⁾。梁柱東認爲‘하늘’一詞的變遷過程爲‘한북>한홀>한을>한늘’¹⁶⁾, 但是從‘日’過度到‘o’的可

14) 文璇奎,《朝鮮館譯語研究》, 景仁文化社, 1972年, 98쪽.

15) 이정근, 〈하늘의 어원연구〉, 《신학과 선교》 1권, 1972年, 203쪽.

16) 이정근, 〈하늘의 어원연구〉, 《신학과 선교》 1권, 1972年, 205쪽.

能性較小一些，不過由此可以看出梁柱東也認為‘하늘’起初為‘한’的。另外，從語義上推斷，韓國一都市名為‘대전’即‘大田’，而古名為‘한밭’，在韓語中‘한’即‘大’之意，而‘밭’意為‘田’，新羅時期為推廣漢化，遂改為了‘대전’。南廣右則認為古代並非‘하늘’而是‘한을’，因為‘을’即為‘알’，有‘核，精’的意思，象徵著圓形，‘하늘’應取‘大圓’之意，或者取‘한’(하디의冠形詞形)+‘날’(日)，同音省略‘한날’하늘¹⁷⁾。

‘漢’虛汗切，應取‘한’，‘捺’乃喝切，應取‘날’，即‘한날’，由於子音的同化現象‘한’的‘ㄴ’脫落，變為了‘하날’，故‘하늘’一詞的變遷順序應為‘한날’→‘하날’→‘하늘’→‘하늘’。

《朝鮮館譯語》中‘天’，‘哈嫩二’，‘忝’，‘哈’字本為入聲，但在元朝時期入聲已經基本消失，派入了其他三聲，這點在《中原音韻》中已有所反映。《朝鮮館譯語》主要反映了當時的時音，那麼‘天’，‘哈嫩二’，‘忝’，根據韓語音推斷，‘哈’字應該已無入聲韻尾。另外，‘河’，‘悶二’，‘哈’一項中也使用了‘哈’字，‘河’為非入聲，用‘哈’作‘河’的譯語，進一步印證了‘哈’為非入聲，所以這裏使用‘哈’字並無不當之處。‘哈嫩二’應譯為‘하늘’。

2) 《朝鮮館譯語》中‘二’，即‘兒化音’的使用問題

《朝鮮館譯語》中‘天’，‘哈嫩二’，‘忝’，對於‘嫩’字使用的疑惑主要在於韻尾/-n/的問題，因為‘늘’與/nuən/的音差較大，之後用了‘二’字，似乎與‘하늘’一詞漸行漸遠，但從《廣韻》到《洪武正韻》‘二’和‘兒’均屬同一韻部。而且根據耿振生在〈北京話‘兒化韻’的來歷問題〉中對‘兒化音’進行了考察。

從文獻中我們知道，北京地區漢語的兒化韻早在清軍入關以前就已經產生。

構成兒化韻的條件是‘兒’類字（‘兒而耳爾二等’）獨成零聲母音節，從而很容易和前一個音節結合。在北京話，兒類字的讀音是/ər/，這個讀音在明末文獻中有所透露，北京人徐孝所著的《合並字學集韻》、《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的兒類字有單獨的韻母，是零聲母、開口呼。在清初的漢語音韻著作中，已經有完整的兒化韻的記錄。趙紹箕的《拙庵韻悟》所分十四‘通韻’就有兩個兒化韻，和其他各韻的地位平等，說明這時兒化韻非常普遍。趙紹箕著書的時間在1674年以前，上距清軍入關不到30年。我們無法設想這麼短的時間裏來自關外的八旗語言已經把北京周邊的漢語都改造了¹⁸⁾。另外，李思敬的研究也表明，明朝時候北方漢語已經

17) 南廣祐，《國語學論文集》，서울中央大出版部，1965年，278쪽.

有了兒化音，‘兒’類字大概在明初變成了/ər/韻母，到明朝中葉出現兒化韻。“在明代隆慶、萬歷間，也就是公元十六世紀中葉，北方話的兒化音已經有了高度的發展，使用的非常普遍了。”¹⁹⁾

從以上資料可知，‘兒化音’在明代的16世紀中葉已經達到了相當發達的水平，另外還有人認為在宋朝已經出現了‘兒化音’，那麼可以推斷在《朝鮮館譯語》時期‘兒化音’應該已經出現了，而且‘兒而耳爾二’作為零聲母兒類字的音皆讀作/-i-/，但作為兒化音使用時讀作/-r/。

① 兒化音在與a、o、ê、e、u（包括ao、iao中的o）結合時音變不大，如：

- a→ar：哪兒nǎr 手把兒shǒubàr
 ia→iar：葉芽兒yèyár 錢夾兒qiánjiár
 ua→uar：畫兒huàr 浪花兒lànghuār
 o→or：粉末兒fěnmòr 竹膜兒zhúmór
 uo→ror：眼窩兒yǎnwōr 大夥兒dàhuōr
 e→er：小盒兒xiǎohér 硬殼兒yìngkér
 ue→uer：主角兒zhǎjuér 木樞兒mùjuér
 ie→ier：石階兒shíjiér 字帖兒zìtièr
 u→ur：淚珠兒lèizhūr 離譜兒lípǔr
 ao→aor：小道兒xiǎodàor 荷包兒hébāor
 ou→our：老頭兒lǎotóur 路口兒lùkǒur
 iao→iaor：小調兒xiǎodiàor 嘴角兒zuǐjiǎor

② 韻尾音素以/-i/、/-ü/為主要元音的韻母作兒化處理時，因/-i/、/-ü/開口度較小，舌高點靠前，/-i/、/-ü/此時又是韻腹不能丟去，故與卷動作有衝突。處理的方法是先增加一個舌面、央、中、中圓唇元音，再在此基礎上卷舌。如：

- i→ier：鍋底兒guōdǐer 柳絲兒liǔsīer 玩意兒wányièr
 ü→üer：ih 小曲兒xiǎoquèr 毛驢兒máolüer 有趣兒yǒuquèr

18) 愛新覺羅·瀛生，《滿語雜識》，「滿人入關之初，大約自順治至康熙前期，滿人仍如以前在關外故土時那樣操滿語」，學苑出版社，2004年，782頁。

19) 耿振生，《北京話兒化韻的來歷問題》，《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53卷 第2期，2013年，158頁。

③ 韻尾音素爲/-i/的韻母作兒化處理時，因I的發動作與卷舌有所沖突，兒化時韻尾/-i/丟失，在主要元音的基礎上卷舌。舌位在有的主要元音，由於受卷舌動作的影響，舌位向央、中方向後移。如：

- ai→ar：大牌兒dàpár 窗臺兒chuāngtár
 ei→er：同輩兒tóngbèi 寶貝兒bǎobèi
 uai→uar：糖塊兒tángkuài 一塊兒yīkuài
 uei→uer：口味兒kǒuwèi 一對兒yīduì

④ 韻尾音素爲/-n/作兒化處理時，因爲/-n/的發音妨礙了卷舌動作，所以兒化的韻尾/-n/音要丟失，在主要元音基礎上卷舌。原來舌位在前的主要元音，兒化後其音的舌位向央、中方向後移，主要元音妨礙卷舌的/-i/、/-ü/時，要增加一個舌面、中央、不圓唇元音，再在此基礎上卷舌²⁰。如：

- an→ar：頂班兒dǐngbān 傳單兒chuándān
 en→er：虧本兒kuīběn 命極兒mìngjí
 ian→iar：雞眼兒jīyǎn 路邊兒lùbiān
 in→iar：用勁兒yòngjìn 手印兒shǒuyìn
 uan→uar：好玩兒hǎowán 拐彎兒guǎiwān
 uen→uer：皺紋兒zhòuwén 開春兒kāichūn
 üan→üar：圓圈兒yuánquān 手絹兒shǒujuān
 ün→üer：合群兒héqún 花裙兒huāqún

如若‘二’非兒化音，那麼‘哈嫩二’應讀作/hanuəni/，若‘二’爲兒化音，參照以上資料④，/-n/後有兒化音，/-n/將脫落，‘哈嫩二’即讀作/hanuər/，與‘하늘’音似。另外，與此類同的還有‘月’和‘星’，《朝鮮館譯語》天文篇中有‘月’，‘得二’，‘臥’；‘星’，‘別二’，‘省’，‘月(달)’和‘星(별)’在韓語中均以/-ɛ/爲尾音，而漢語中無此尾音，故用當時代表兒化音的‘二’作爲表記。但後面的表記中‘天上’，‘哈嫩五會’，‘忝賞’；‘天下’，‘哈嫩阿賴’，‘忝哈’等與‘天’有關的短語只用了‘哈嫩’，省去了‘二’，而‘月圓’，‘得二朵略’，‘臥完’；‘星多’，‘別二哈大’，‘省打’中的‘二’依然保留著，另外，‘河’與‘水’都爲‘悶二’，但‘小河’則變成了‘哲根悶’，‘水清’變成了‘悶墨大’。這就涉及到了下一個問題。

20) 王力，《王力語言學詞典》，山東教育出版社，1995年，162頁。

3) 《朝鮮館譯語》中對於助詞的使用問題

《訓民正音》解例本中‘뿌메’可譯作‘쓰는 데’，‘ㄱㄴ’爲‘ㄱ은’，而後又有‘마마니라’，卽‘갈다’，‘쓰는’意爲‘쓴다’，按現代語法來說‘ㄱ은’爲正確表記，但解例本中使用了‘ㄱㄴ’，‘쓴다’的‘ㄴ’用在了下一個音上，表記爲‘쓰는’。由於韓國文字形成之前，基本用漢字記載，韓國語則以口頭方式進行傳播，所以人們對於語法的認識並不是很深，韓國最早的一部記錄語法的書是周時經1898年編寫的《國語文法》，對韓國語語法有了具體的記錄，在這之前的《訓民正音》只是對韓國語音文字進行了具體的規範，實際上對語法還未形成規範的概念，而對早於《訓民正音》出現的《朝鮮館譯語》則更是如此，書中對助詞的使用並不是很規範，時有時無。‘哈嫩二’，‘得二’，‘別二’，如果視爲單獨的詞，沒有使用助詞‘은’或者‘는’，而‘哈嫩五會’中無兒化音標識‘二’，那麼‘嫩’的韻尾/-n/音無需脫落，‘哈嫩’與‘하늘’音相差甚遠，但假設名詞後使用了助詞‘은’，‘哈嫩’與‘하늘은’卻音似，而‘得二朵略’，‘別二哈大’可以視爲無助詞。另外，‘水’在《雞林類事》爲‘沒’，在《集韻》中爲入聲，莫勃切，在江淮官話中也保留著入聲，但《朝鮮館譯語》卻沒有使用‘沒’而是使用了‘悶’，按以上理論推測，當記爲‘悶二’時，音爲/mər/，記爲‘悶’時則可視爲名詞後加了助詞‘물은’，音爲/mən/。

當時人們對助詞的概念應該還不是很明確的，因爲《朝鮮館譯語》中‘小風’的譯語爲‘哲根把論’，而且《月印釋譜》中‘小’記作‘저글’，《新增類合》中‘小’爲‘자글’，《朝鮮館譯語》中‘春’譯語爲‘播妹’，‘虎’譯爲‘半門’，由此可見，助詞與單詞本身並沒有分開，連同助詞本身視爲了一個單詞，而且在助詞的使用上也出現了混同與錯用問題，比如，‘흰구름’，‘白雲’記作‘害故論’，白字作爲形容詞應譯爲‘흰’但卻視爲‘히’譯成了‘害’，大概也是助詞的錯用造成的吧。

《雞林類事》可以稱作是當時的詞典，但《朝鮮館譯語》則應稱作短語詞典。與‘星’和‘月’不同的是‘路’，‘吉二’，‘落’，之後的‘路遠’，‘吉墨大’，‘落完’，江淮官話中‘吉’爲入聲，讀作/tɕiəʔ/。同時‘別’/pieʔ/，‘得’/teʔ/也爲入聲，但因爲在江淮官話中入聲已無/-p/、/-t/、/-k/之分，只有/-ʔ/的喉塞音。觀察其特點可知，入聲後一直附有‘二’，因爲假設‘吉二’視爲‘길’，‘吉墨大’可視爲無格助詞‘은’。同時，在‘河深’，‘悶吉大’，‘河沈’中，‘깊’也用了‘吉’作譯語，所以江淮官話中的入聲後要用代表兒化音的‘二’，否則不能視爲尾音爲/-ɛ/。但‘嫩’，‘悶’則不同，後面加‘二’時可視爲尾音爲/-

ㄷ/, 不加時則可視為加了助詞‘은’。

《朝鮮館譯語》中‘兒化音’的使用是語法認知方面的一個進步，對於/-ㄷ/結尾的韓語譯語，非入聲譯語後加‘二’，代表了韓語中的‘ㄷ’，若無‘二’，可視為加了助詞，書中由於受當時的時音江淮官話影響較大，入聲已無/-p/, /-t/, /-k/之分，只有/-ʔ/的喉塞音，那麼後面有必要加‘二’，代表語尾/-ㄷ/。

3. 至今在一些方言中仍然保留的詞匯

1) ‘土’

如果依照上文，假定《朝鮮館譯語》中一部分語音是受江淮官話影響的，例如‘黑’的音為/xaʔ/或者/xʌʔ/，無論是否為入聲，與‘二’結合時可視為‘兒化’，相當於韓語的/-ㄷ/，尾音為/-ar/或/-ʌr/，而《雞林類事》中的‘土’為‘轄稀’，‘轄’為何葛切，‘稀’為古代一種常用語尾。

‘하늘’이 고대어라고 하는 가장 명확한 확증은 그것이 /ㅎ/을 수반하는 단어라는 것일 것이다. 古代國語에서 상당수의 名詞가 助詞와 연결될 때 다음과 같이 /ㅎ/이 나타나게 되는데 이를 두고 ‘ㅎ末音體言’, ‘ㅎ助詞’, ‘ㅎ曲用語’라는 用語를 쓰면서 그 정체에 대하여 국어학계에 상당한 논의가 있어 왔었다²¹⁾.

根據以上資料推斷，雖然現代國語為‘흙’，《月印釋譜》中記為‘홀기’，而後多寫為‘흙’，但無論高麗時期還是《朝鮮館譯語》的朝鮮初期都無‘ㄱ’音，且慶尙道和平安南道的方言中將‘土’讀為‘홀’，故本人認為‘土’在中世國語中應為‘홀’，而非‘흙’。

2) ‘杏’

《朝鮮館譯語》中‘杏’，‘所貴’，‘亨’，江淮官話中‘所’讀作/sɔʔ/，‘貴’ /kueʔ/，雖然現代韓國語中為‘살구’，但在濟州方言中讀作‘살궐’或者‘살궐’，黃海道方言中也讀作‘살궐’，故中世韓國語中的‘살구’可能音為‘솔궐’或‘솔궐’。

21) 이정근, 〈하늘의 어원연구〉, 《신학과 선교》 1권, 1972年, 216쪽.

3) ‘木’

《雞林類事》中‘木作南記’，《集韻》中‘南’爲那含切，‘記’爲居吏切，所以‘南記’應爲‘남기’。《朝鮮館譯語》中爲‘那莫’，與現代韓語中的‘나무’雖有差異，但是

「사름 브려 더븐 저즐 브스니 그 남기 즉자히 이올어. (출처: 석보상절(1447) 24:41)」

而且現在在一些地區的方言中將‘木’讀作‘남구, 남기, 냉기, 남그’等。

以上均爲古語在方言中依然保留的一種反映，其實還有一部分，在此就不再作詳述了。

III. 結論

本稿以《朝鮮館譯語》爲主，《雞林類事》爲輔，並根據歷史背景，參照了江淮官話，對中世國語進行了研究考察，主要發現了以下問題：

一. 《朝鮮館譯語》中使用漢字記載韓文和韓文時音，有相當一部分音是受江淮官話影響的。因爲當時的明朝定都於南京，以江淮地區的方音爲官話使用，雖然隨著時代變遷，江淮官話也出現了一定的變化，但仍保留著入聲，而且一部分音仍得到了完好的保存。

二. 由於韓國文字出現於1443年《訓民正音》之後，之前一直使用漢字代爲記錄，韓國語基本通過口頭流傳，所以對於語法的意識還不是很強，最早的語法書《國語文法》出現於1898年，比15世紀初的《朝鮮館譯語》晚了近五百年。而《朝鮮館譯語》由於使用漢字進行標記，所以多少會受當時的漢字音及語法習慣影響，所以本人認爲《朝鮮館譯語》中出現了‘兒化音’的使用，而在《朝鮮館譯語》中對於助詞的使用出現了很多的混同現象。

三. 按照語言發展規律，大部分語言文字都是隨著時代發展，有著一定的變化的，大部分情況是文字變化較小，但由於戰爭、朝代更替等原因影響，語音會受到較大影響。本稿參照《朝鮮館譯語》和《雞林類事》，對中世韓語中的一些詞匯進行了考證，雖然有些詞匯現在已基本不再使用，但在一些地區的方言中仍然保留著。

《雞林類事》和《朝鮮館譯語》作為高麗時期和朝鮮初期的重要語匯研究資料，不僅對江淮官話的考証提供了重要資料，而且對於研究中世韓國語起到了重要作用，且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

【參考文獻】

- 姜信項,《韓國語言史(上)》,高麗大學民族文化研究所,1967.
 金民秀,《韓國語言史(下)》,高麗大學民族文化研究所,1969.
 金衡奎,《國語史概論》,一朝閣,1985.
 강길운,《〈雞林類事〉의 新解讀研究》,지식과교양,2011.
 文璇奎,《朝鮮館譯語研究》,景仁文化社,1972.
 愛新覺羅·瀛生,《滿語雜識》,學苑出版社,2004.
 李范文,《宋代西北方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李新魁,《〈中原音韻〉音系研究》,中州書畫社,1983.
 中國音韻學會編,《音韻學研究》(第一輯),中華書局,1984.
 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科學出版社,1961.
 陸志偉,《陸志偉近代漢語音韻論集》,商務印書館,1988.
 金相根,《中語學基礎》,중앙대학교출판부,1993.
 文璇奎,《中國古代音韻學》,민음사,1987.
 南廣祐,《國語學論文集》,中央大出版部,1965.
 邵榮芬,《中原雅音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1981.
 陽耐思,《中原音韻音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李葆嘉,《中國語言文化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
 안재철,《〈韻略匯通〉의 音價 推定》,成均館大學校 박사학위논문,1994.
 張玉來,《元明以來韻書中的入聲問題》,《中國語文》,1991年5期.
 張玉來,《近代漢語官話入聲的消亡過程及相應語音性質》,《山東師大學報》,1991年1期.
 주성일,《明代 官話의 聲調 체계 연구 -韓中 譯音 자료를 중심으로》,《한국중국어언어학회(중국어언어연구)》,2006년 제22집.
 朱星一,《〈朝鮮館譯語〉에 나타난 近代漢語 韻尾 변화 -天文門을 중심으로》,《中國文學研究》,제4집.
 김주원,《한국어사와 삼국의 언어》,《한국공학교육학회》,1994년 11권 2호.

劉祥伯, 〈江淮官話的分區(稿)〉, 《方言》, 2007年第4期.

이정근, 〈하늘의 어원연구〉, 《신학과 선교》, 1972년 1권.

金閔洙, 〈高麗語의 資料 -《鷄林類事》와 《朝鮮館譯語》〉, 《어문논집》, 민족어문학회, 1967년 10권 0호.

耿振生, 〈北京話‘兒化韻’的來歷問題〉,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53卷), 2013年第2期.

【英文提要】

Historically speaking, the Korean language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 have had a long standing intercultural relationship and as such, it has affected and changed each other as much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become active. Therefore, a surprising amount of the remnants of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formations can be found not only in various dialects of modern Chinese but within the Korean language itself.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into various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speech sounds of translated words of Korean that appears in the book '*Chaoxian Guan Yi Yu*' (Translated Words of the Joseon Dynasty) during the end of Koryeo Dynasty to the early Joseon Dynasty period. This was executed by referring to the Chinese dialects and the book '*Ji Lin Lei Shi*' (The Customs, System and Language of the Koryeo Dynasty).

Ji Lin Lei Shi is a book that was written in Koryeo language using Chinese characters by a person named *Sun Mu* from China (Song Dynasty) when he visited Koryeo. The '*Chaoxian Guan Yi Yu*' is basically a Joseon language vocabulary book that was written from 1408 to 1424 during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 capital of China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was located in

Nanjing and the official language was predominantly the 'Jianghuai Guanhua' (Lower Yangtze Mandarin). Even after the capital was moved, the official language cannot change overnight so this official language maintained its prestige as the prime language even in the Beijing region and can be said to have had vast influences in the Beijing languag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a few problems that appeared in the *Ji Lin Lei Shi* and the *Chaoxian Guan Yi Yu* were compared with the Chinese rhyme sounds and its dialect and the following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were identified.

First, the sound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Chaoxian Guan Yi Yu* for the most part reflects the sound scale of the *jianghuai guanhua* system. In other words, the sound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used in the *Chaoxian Guan Yi Yu* could be said to be on the whole follow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 sound system of the *Hongwu Zheng Yun* (The Rhyming System Book of the Emperor Hongwu in the Ming Dynasty) period but certain parts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jianghuai guanhua* which was the official language during that time so some part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sounds of the translated words actually belong to the *jianghuai guanhua* system.

Second, the word 'tian' (sky or the heavens) that appears in the *Ji Lin Lei Shi* and the *Chaoxian Guan Yi Yu* has been historically verified through thorough research. In the *Ji Lin Lei Shi* the word 'tian' was translated into 'han nal' as the reading sound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Korean. This term was probably changed later to 'haneul' due to the phenomena of consonant assimilation as the final consonant 'n' of the 'han' and the first consonant of 'n' of 'nal' has the same sounds. (*haneul in

Korean means sky in modern Korean)

Third, there is a regular pattern in terms of using the ‘er’ (meaning the number two) in the *Chaoxian Guan Yi Yu*. In other words, all intonation sounds in the *jianghuai guanhua* were read as implosive sounds (/ʔ/) and ‘er’ was only used when it finished off as an intonation sound that reads as implosive sounds such as the ‘dé’, ‘bié’, or ‘jí’.

On the other hand, ancient Korean language did not have a clear awareness of grammar so when a postpositional particle such as the ‘哈嫩(ha neul eun)’ was used, it was confirmed that the ‘er’ was not used.

Fourth, some vocabularies of the ancient Korean language that appeared in the *Ji Lin Lei Shi* and the *Chaoxian Guan Yi Yu* still exist in some regional dialects. For example, ‘tǔ(earth, pronounced as ‘heuk’ in modern Korean)’ does not have the ‘ㄷ’ sound in both the *Ji Lin Lei Shi* and the *Chaoxian Guan Yi Yu* and is used as ‘hol’ in the Kyeongsangdo and Pyeongannamdo regions.

【主題語】

《계림유사》, 《조선관역어》, 강희관화, 방언, 역어

《鷄林類事》, 《朝鮮館譯語》, 江淮官話, 方言, 譯語

Ji Lin Lei Shi, *Chaoxian Guan Yi Yu*, *Jianghuai Guanhua*, dialects, translated words